V
B932.6
F21

册 12止
卷 12

仕國人文十二卷

晉洪洞范弘嗣輯

何東序　都御史

何東序字崇教猗氏人嘉靖癸丑進士歷户部郎出守徽州所至毫髮不染善政表著事載憲章錄移守衢州監州兵值　聖駕大閱獻詩　上嘉之陞副都御史丁内艱廬墓三年因忤新鄭公家居四十秊所著益智兵書一百卷多出人意表九愚山房佐右集行于世

576337
Jan. 12. 40.

曾舜漁曰今宇內所稱脩辭琢古奇杰瑰麗咸歸濟南而才情美富論著恢博則弇州擅焉公少負邢劭之名長藉甯越之力沉酣二酉流注百家諸所結撰超然獨至晚季所得前無古人試取全集與弇州絜大均足汗牛所謂奇杰美富公兼之矣盖于鱗常譽元美以爲包宗含吳以余觀之然則駕王軼李非公其疇哉且敭歷中外秉鉞邊陲勛烈爛焉公殆所謂質有其文武者想燕然之勒不藉班生而倚馬袁安無勞露布矣

褚鈇　少保戶部尚書

褚鈇字民威榆次人嘉靖乙丑進士授河間令慎審編定經費剖決如流擢御史元旦日食上疏條六事法祖治復召對宥直言崇節儉讞疑獄飭武備朝論韙之差視茶馬時藩府欲侵牧地公持不可按中州所至懲墨理寃周趙藩不法直陳罪狀督南畿學正文體端士習拜中州巡撫議軍儲弭盜賊廣積儲旌孝廉召理院事會大察黜陟不失累忝晉大廷尉平反不撓權貴貳司空值慈寧鼎

建餙材鳩工率從省約時島夷張甚公裁匠役不
經之費柱戚畹無已之求移戶部侍郎陞尚書
李堯民曰冀并之間汾涂孕秀乃篤鉅公出入三
朝爲世山斗爲時鐘鏞攬轡執法及中執法如草
偃風爰晉卿貳孳孳大體辨發于硎　天子曰都
惟爾也才水土在躬力排衆議胼胝其間千載禹
功嘉乃丕績寵錫方來雅志明農進則表儀退亦
模楷云胡奄終　天子曰吁奪我勞臣典從其豐
生爲名臣歿爲明神永賁玄宮

栗應麟弟應宏附

栗應麟字仁甫潞安人嘉靖乙丑進士第三人例
以父尚縣君不得備宿衛補知陳州遭讒口棄官
築舍五龍山下屏跡不入城栗氏固巨族公弟應
宏字道甫舉于鄉聰穎有文采望嘗與大梁高叔
嗣結文社伯仲齊聲人皆侈談
高叔嗣曰上黨栗道甫余識之愛其文乙未歲朝
京師翰林唐應德語余曰道甫詩可傳復誦伯氏
仁甫尤長聲歌兄弟自相師友人謂仁甫負謗易

白而陳州辯不肯力咸悲其不遇余聞古之達人
讓卿相之位屠羊灌園有逃之沒齒者世豈能度
陳州之心耶余讀其詩察其身名之際略亡所恨
其所得遠矣故睹陳州之述益感焉
余披選雅心服栗氏伯仲云伯文思洪逸俯睇西
京有去陳集仲與古爲匹思幽入玄上瞰周秦之
閫奥下涉隋唐之波流遯迹太行綜理文翰所得
彌深精採遂索升堂入室矣有山居集兄弟唱和
詩名大振三晉文苑之翹楚也

任汝亮　知府

任汝亮猗氏人嘉靖壬戌進士授户部主事監擅
城餉餉羨故事官用掾援以啓公公曰例乎原憲
九百不例瓜代者爭自廉也莞太倉數減詔下獄
中貴扼公索賂公憤言曰天朝法紀有賂免耶中
貴駭散數上疏辯明督餉彭城渡河登舟失足墜
沒陪僕自投下援之亦不復見日何昃舟人駭而
譟有頃與陪僕忽躍而出神色晏然或問公溺時
狀曰若有巨木載者舟人以纜度水深百丈駭以

爲神知泉州府值旱郡人占九鯉湖神神示之須二千石至而雨公入武夷縉紳以夢告疾行左右言支干不利公策馬曰農夫閔閔望歲所言不可過今日脫有災太守任之至果大雨又三月牧兒入山中經一峽見石理若文字隱起拭蘚讀之云巨雷闢石神泉湧出見者神強食之無疾以傳以頌良二千石郡人爭來觀有疾一歘立愈會內計中蜚語左遷興國卒泉亦先涸

余按公循吏也神每示異殆不凡之人乎

王家屏　禮部尚書謚文端公

王家屏字忠伯山陰人隆慶戊辰進士選翰林經筵講官禮度從容音節洪亮　上改容聽之歷掌院陞禮部侍郎改吏部左入閣　上謂左右曰王講官舉止周詳目不睨視端人也與太倉王錫爵同麻而拜召對煖閣議事以風霾疏請寬杼柚減型器罷水田轉禮書兼東閣上疏曰堂陛之交惟有朝講軍國之政惟有章疏今朝講久輟典禮廢矣章疏頻留綱紐弛矣　上諭旨曰王閣老忠愛

之心也召對毓德宮　上擁皇太子諭以保愛之
指屏因災異勸　上修省又上立儲疏曰事關宗
社大計非臣一肩臂之敢擔一口舌之能定則今
日册立之典是也窃幸元良早建斷自宸衷　上
諭文書官李浚傳旨明季册立主事張有德以造
辦錢糧請獲罪屏疏曰侍郎黃鳳翔以忤旨放歸
矣言官羅大紘鍾羽正等並以争議册期蒙譴矣
乞還舊臣少卿曾乾亨議汰武弁京衛官閑于朝
其兄工部尚書入朝諸衛官呼噪投瓦石禁廷大
賈屏亟曉曰天下有叛軍寧有叛官汝曹敢禁地
辱尚書耶遂散去數月間請朝講不報請廟享不
報請元旦受賀不報請大計臨朝不報至于升儲
大典九廟之神靈共屬萬方之想望惟殷卽册立
可待而豫教當早不報而賜玦之命始下公歸之
季皇子出閣講讀公聞之喜齋沐表賀官仲子湛
中書屏謝疏勸罷鑛稅起遺佚卒謚文端著復宿
山房稿行世
陶望齡曰大臣若王公君臣始終之義備矣言用

而身顯君之明也然身顯而言不用者有矣進以
效事而退無隕名臣之忠也然名成而事毀者有
矣今　天子仁聖以彰公直聽公去以全其高行
其言以成其志眷禮隆備以厚其始終　天子真
能用公公真遇主矣公與人冲夷溫厚其所守凛
如也江陵病或醮諸神公不往蒲州公秉罔公同
鄉規助良多予周其急交厚其往干旌之過臨不
以疾辭賓客之供與不以寠廢沒之日幾不辨喪
嗚呼是可以見公焉

王體復　都御史

王體復字陽父太平人隆慶戊辰進士郎工部督
城崇德澄輝諸殿閣大工綜理有方省費無筭管
河刻河閘圖調户部裁光祿京場諸庫倉冗蠹中
璫宣索不得濫與太宰楊襄毅公器重之備兵關
中訓練營兵歲侵煮粥仍條荒政十二議開涇水
渠灌田二千頃歷苑馬卿按察中州再入陝執法
不移轉餉不乏所至多善政爲京尹蘇坊廂之供
應禁女轎夫之需索革蓼户采辨之擾核吏役納

叅之規皆積弊不能問者斥河畽占田之勳胄拒
月請葬地之都尉當大計核卓最之品題按貪殘
之贓罪巡撫黔中諠防禦練士卒調芻糧折土酋
安國亨之横會楊酋應龍以僭虐繫重慶獄上書
蜀撫臣詭言征倭自贖公亟行諸道設法拘提解
散苗黨以孤其勢具奏大司馬不爲覆而公觧職
歸未幾兵大起費金錢鉅萬數歲始定識者悔不
用公之密謀後薦公少司農未任卒公性孝友父
九袠鞠膽上壽建遺訓亭以蔵先世手澤著宗譜

以聯族衆友愛昆仲而撫其孤不置貳媵不飾服
御敝車破盒行里中俗謡曰聖賢曰活佛門人私
謚曰文介所謂道德慱聞執一不違非耶
韓爌曰公生也荀夫人夢龍繞身殁也又夢誦麟
趾椒聊之章覺而呼家人整冠端坐而逝殆炳靈
間氣翛然往來者耶余觀公持身飭行敵倫勤物
不襲迹俶詭以自爲異歷官按職随試而効不能
窺瞷取功譽而著作紀述亦復綜貫典術翼持世
教其學術一以真踐闇修居然文清家法焉

王化行曰翁之身篤生于天地翁之道衍脉于龍門翁之學五車三篋吞石渠天祿于胸中翁之才倚馬捕蛇躍金薤琳瑯于筆底翁之出早掇上苑之花歷官十六任而勲著鼎鐘翁之處雅重東山之望居鄉二十年而德孚月旦真清朝柱礎也

王豫立輓云瘴雨當年黯未分中丞椎轂出燕雲黔江早靖豺狼跡綠野還隨鹿豕羣一代勲名懸日月千秋學術繼河汾蒼生薄海空瞻切惆悵高天暗斗文

萬世德　兵部尚書

萬世德字伯脩偏頭關人隆慶辛未進士具文武才工翰墨而猶長于騎射三令劇邑咸著能聲歷陞備兵遼東尋改贊畫經畧九邊事務冐險西馳招撫番夷百余部禦虜于莽剌川水泉口獲首虜器械無算已而遠出青海焚其穴事竣晉副使備兵懷隆斬虜于四海治口招屬夷千余會島夷訌海上廷議簡才臣經理擢公督海防無何移鎮朝鮮廣布方畧斬獲數千焚余皇七百有奇捷聞陞

副都御史尋晉兵部右侍郎揔薊遼軍務時獐撥二酋踞後門挾賞且借兵謀大舉公飛檄戡定鹹斬如前川滿考晉秩揔督如故拮据安攘誓以身殉遂卒于官贈兵部尚書公恢霍大畧知人愛士人樂爲用南北疆塲屢著奇蹟其才畧胆智盖威寧晉溪之流亞乎

余遊都門購得湟中牘集其筆秀而昌其才宏而雅其叙事婉而多致公盖有數人傑也宜鴻烈駿猷恭寰宇而銘旆常焉

王之翰　知縣

王之翰字惟藩絳州人萬曆癸酉鄉舉令膚施邊邑荒瘠與民休息以艱歸服闋補棗陽時中貴陳奉在楚建議開青山礦公移文奉謂棗陽無大市巨賈稅外增稅櫌之已甚無礦開礦民又何堪奉不聽至青山公長揖不屈諸無賴子爲奉羽翼捕治不少貸餘黨歛戢奉啣次骨飛語激　上怒緹騎建公慷慨登檻車下獄公曰寬百姓而死不愈于欺朝廷而生耶竟死獄

張養蒙銘曰爲誰而忤爲誰而褫爲誰而建爲誰而死無柳弗雪無言弗訓公名千古在此一丘

清河爲國孤忠梁綱詩曰建繫南中了不驚每因談笑識忠精全尸轉覺君恩重回首人間萬事輕

公讓家高義綱又曰君家日奉南樓會况復池塘春草新却怪世人分畛域那知兄弟無荆榛

附公獄中夢兄詩云旅邸勞清夢家庭笑口開會談棠棣樂忘却狴犴災當去還須去該來也不來歸期應指日同醉西陽臺

傳霈　監察御史

傳霈字應霑忻州人萬曆丁丑進士授咸陽令清驛遞橋澧水又發廩煑粥以救飢卻庫掾羨金之敲封貯以抵下戶之徭丁內艱服除補華亭有函書畫餽者拒弗受餽者曰清敲公不琴鶴乎一編半幅何麾焉公曰琴鶴趙公所自有茲欲我取諸官而携之以歸寔自玷耳餽者慙松苦櫃頭之役非數千金不辦公裁冗費民甚德之徵入御史巡倉漕太倉增內供金二十萬不足將取諸窖房公

杭疏言歲額不可增窖房金不可動朝論韙之按
蜀大帥李應祥槖千金求庇公發姦贓論罷有憲
副怠于官公糾罷其職人憚其執以疾乞歸公天
性孝友父感寒出千金延醫治之毋卒一號仆地
喀血弁許兄叅政受誣公代白其枉鄒元標以論
權相不奔喪廷笞之衆懼禍不敢近公携沈太史
往視爲庀道里費嘗纂晉文敵通志年五十而卒
子之諭之詔才情藻思有父風
鄒元標曰公孝友絃結自其天性夫世固未有不
孝親而能敬長者亦未有敬長而不根孝親者予
嘗恠太史氏不別立孝友傳豈其謂無關國是不
知孝友者三極之維紐也先正曰求忠臣于孝子
之門知言哉我　國家以孝友爲諸臣鵠金匱石
室不知有載公前疏者否予束髮嚮道老冉冉至
矣而知孝友爲聖學樞筦百行總萃云書曰是亦
爲政言孝友即政也予昔期傳先生勲名爲國家
奠磐石爛然旂常乃其監立家廷閭宏遠如是雖
齎志沒百世下卹薄亦當興起奚論勲名哉

余按公辯兄寃疏云臣兄治兵塞上且久勞勩最著沉塞迂滯臣方痛心疾首不能蠲嫌薦揚爲國大用今中以考功令臣兄何罪獨臣令華亭與柄臣卻其罪耳罷兄不如罷臣便士論韙之逞已酉借公兩郎篹晉乘備知公孝友極詳每大比并門數數晤爾思並讀公宦稿詩致態沉雄藻雅秀爽一事父事君之極思也

萬自約　府尹

萬自約號仰山太原府人萬曆庚辰進士耿介冲夷與人若無忤而人卒不敢撓以法筮仕唐縣单騎省耕黠悍之俗變爲醇諠入諫垣多所建白彈劾不畏彊禦以此忤時宰外轉陝西僉事在漢中一塵不淄日用米塩之類皆預給俸銀辦之令一日坐氷壺中直指爲之感動薦擢冏寺尹順天以上用珠寶溢額執舊例爭之致降罰去里居食貧死不能殮妻孥蓬蓽蕭條不克自贍至今望其

廬者猶仰絶世清標足風頑懦云
余按萬公洒濯于清風而石其齒氷其心不以身
爲膏而欲爲銷爲正人之松栢不爲邪人之狠莠
爲梃持之孤標不爲攀附之柔態縉紳薰德而四
海仰鏡噫清心勵俗公與鄉先達清惠耿公廉節
衛公並美齊聲矣廟堂皆公一派人天下洗肝剔
腑胥入空明之宇真才所以媲隆古也

楊天民　給事中

楊天民字全甫太平人萬曆己丑進士初令朝城
有廉惠聲調劇諸城除豪魁歲豐易粟實廩比大
歉開倉賑之全活以萬計邑建祠祀之　召拜給
諫盡言無諱　建文君在位五年靖難削其號二
百年無敢頌言公首疏言之　神宗命史館附
太祖之後存其年號時論韙之次論戎政大臣奸
狀又論順天鄉闈士有以賄進者權要意折補吏
垣時海內苦礦稅首請正原奏官民之罪陞禮垣

皇長子冊立冠婚嘉禮未舉中外憂疑力以爲請又劾榆塞鎮巡啓釁生事又劾銓臣不協人望又劾藩王違例干請公謂應制之文多涉佛老語至庚子猶甚乃摘川湖二省各數人劾之並請治典試者罪且曰將來必用都綱提點其典文衡緇衣黃冠並借計吏天下傳誦其語文體歸正　太子久未冊立有倡先冠婚後冊立公謂未有名不先正而言順事成者公念事久恐變不極言不足悟　主上因再疏言　皇長子二十齡矣冊立之期已過于年冠婚之期亦越五載　上之意益不可知下之情益不敢信引楚屈建告共王宋司馬光告仁宗語況男女之欲及時而開父母之心推情而體此自閑　皇上上天性之愛無俟臣之嘵嘵也　上怒甚謫貴州永從縣典史公飄遥瘴癘猶以不建元良爲念比還值封翁及兄坳遂卒

李化龍曰今世稱忠鯁之臣必首推覺斯楊公在諫垣僅僅兩年章疏至三四十上種種皆天下大計官以諫爲名宜有以盡其職惟事在父子兄弟

之間情関簾帷肘腋之近公言人所最難言以此忤人主之意亦此發人主之聰至今而感　上心定國本公力也

許維新賛曰頎晳而長充華孔臧其唯時泗上羣牧之良耶亦侃亦誾亦貞亦礸其唯時窺領珠而觸忌鱗耶瞿瞿若思若留若離亭草尚白大鳥翼舒老朋平輿德祖小兒望進贄而悲弾冠瞻垂紳而戀牽裾是曰杜權是曰德機煌煌卹典楚楚旌書古之遺愛邦之司直禹甸堯山神遊無極

劉崇文　吏部郎中

劉崇文號朴庵安邑人萬曆戊戌進士時年已逾艾猶乞終養與弟白首相歡尺布斗粟不忍少私宗黨稱其孝友初授戶曹監兌江西極力禁絶陋規至一硯不輕受調銓部益勵氷檗衡鑑公明四方苞苴竿牘無敢入者暨以疾歸片紙不及公門郡邑吏想望丰采造廬不獲一面縕袍藿食環堵蕭然卒之日無以爲殮聞者泣而助之妻孥食貧紡績自給清風峻節令人慕義無窮後先兩中丞

疏稱爲聖賢中人良不虛也

曹于汴曰公典錢穀纖不受涅丹入天曹筐篚謝絶不矯矯以自彰而寒氷玉俱讓其潔又喜施與故恒匱竭辭主爵之榮如脫遺蕭然迴故里而秋毫無纖布袍步隴畝之間蔬爲餔而水爲啜野老不識其爲貴人天下望之若泰山巖巖忽罹脾疾荏苒朞月乃自製數金之棺床頭陳列且遺命勿焚褚鏹盒不惟清于人間而亦將清於九天之闕

高邦佐　叅政贈大理寺卿

高邦佐字褱白襄陵人萬曆乙未進士拜壽光令廉明有聲陞戶曹主政九江鈔關督餉通州一塵不染知永平府懾姦如神叅知神木薊州威德服人起遼東調兵食設城守自誓奴酋可滅無何廣寧陷公知力不能支遂自縊殉難死節　上聞驚悼賜葬賜謚贈大理寺卿

余按　神宗已未奴酋倚任賊芳偵知我軍虛實蹂躪遼右大將軍杜松劉鋌死之　天子采中外

言用高公倫廣寧何公監重兵命張公桉遼陽三公合筴謀遼謂可旦夕成功　熹宗改元而經畧鎬與泰無廟筭張公疏其不可用亡何賊陷城張公罵詈至斷軀不絕口高何二公乃慨慷死難三忠凜凜大節日月爭光　天子合祠以旌其忠

裹白死節商希禹哭二絶曰黃昏對客話邊疆邸報傳君死戰場憂國感時兼痛友廣寧一墜淚沾裳　三軍失計走窮荒萬姓悲哀附犬羊慷慨殺身扶社稷高君獨不愧綱常

何廷魁　副使贈光祿寺卿

何廷魁字觀欽威遠衛人萬曆辛丑進士令寧晉歷知府遼東副使死于遼難初奴酋決渾河上流杜將軍松師太半衝沒松被害賊獲杜令箭詐告急劉將軍鋌請師夾攻劉不知所誘鼓陣而行伏兵四起亦遇害公料勢不能敵舉家俱歿公兩爲令稱循三知名郡有聲手標卓犖直節大著

楊世芳曰吁嗟天未悔禍兮奚斯民之逢殃胡爲乎掃中原之甲泣殤魂于劒鋩衆人畏遼若置死

地吁嗟惟公慷慨矢志九變叶其謀五兵曜其枝
謀人誤國傷門用師壯士四潰孤城合圍車脫轅
火焚旗徂亡若流奔沙亂飛陷輿尸之敗業弛制
閫之雄威左顧少女右視愛妾骨肉相對瞬息俱
殁嗚乎四塁原野兮涕泗重茫茫故土兮道路窮
歸見君父兮悵安從公職守城城破當死死亦何
辭一門若此崔殷州之百口追大義于高山江故
相之一亭寄旅魂于止水伊芳菲以申志反爲茲
腐而屏之心憤恨而寃結叩太乙以敷詞

張銓　御史謚忠烈加贈兵部尚書

張銓字見平沁水人萬曆甲辰進士授保定推官
剛斷明恕徵入拜御史巡茶上便宜四事劾副帥
德而豪右股弁按江右盆敵風節戢强宗卹水患
時遼酋猖獗　神宗特命公按遼上方畧者四防
禦得法　今上改元天啓春遼變棘公以朝廷張
皇而經畧用鎬大將軍用栢用楨獨不可且極言
兵不可輕出而帥當擇士當練兵不可招餉不可
派明賞罰嚴法令其言多驗經畧泰方納降夷不

聽爲謀公抵遼陽爲諸將授方畧諸將闇不能用遼陽陷當奴騎薄城經畧失措公獨慷慨厲氣循城三晝夜不解甲食不下咽爲堅守計比晚賊芳謂公諭降奴酋擁公去公仰面不移責公拜公罵曰天朝憲臣而屈膝逆賊乎奴低徊不欲殺露刃脅公公引頸待刃色自若公從容向　闕叩曰臣力竭不能報國矣又呼父母叩曰兒不能報劬勞矣遂遇害奴孽盒嘆中國不用公也令賊芳棺斂葬之　上聞震悼詔贈大理寺卿立祠廕後謚忠烈公赤顏而髯望之知爲偉人嘗言觧墨吏之組急于推廉吏之轂所至枰彈貪殘恒夢入兩是亭則楊中丞繼宗許忠節逵向公而揖曰方虛席而待殆其識耶公孝佩廷訓父五典萬曆壬辰進士山東布政櫂太僕寺卿聞公難哭曰兒死忠矣前攬轡遼時父問所以挾遼公對以進取爲大計而練兵甲固人心兒疏具矣所著勝遊草行世

孫承宗曰世人謂公可以不言而言可以不往而往可以不死而死以爲公忠余謂人臣委身烏有

可以不然其謂可以不然者身不捍患而艤海爲逋耳公任事勇見道明凡所爲皆其可者也天下不言烏可不言天下不往烏可不往天下不死烏可不死假令選愞觀望使中朝有御史聞變而逋又使有既變而歸自虜庭之御史岳岳豸角夷狄專吾生死而尚苟視息踞將吏之上踆踆倡天下以必不可進取之說恐祖宗三百年養士不宜有此面顏嗟乎論至虜欲生公而不得公可不死乎故公所爲皆其可者也惟其可乃爲忠余謂天下不患無遼而患無公之死有公之死乃可以有天下有天下乃可以有遼彼艤海而逋者豈惟不足以有遼朝廷不以法生天下而好以姑息死天下故天下有賊生廼有忠死太僕曰公欲嚴法令世未行也公烏可不死哉銘曰嗚呼膽則力雄識則智英既讋華夷既一死生手揭日月光于太清嗚呼闇夫纖兒巧法惜死走肉行屍鴻毛飆枲彘不食餘轂寧鳴耻嗚呼三靈間氣于晉發祥既鬯三靈還歸晉疆子孫千億大忠克光

韓煜曰公按遼東遼陽陷罵賊不屈遥拜　天子
及父母從容就死至使逆芳屈膝奴子縮刃則公
之精誠可知矣一詩吊之取義成仁不朽身直全
忠孝答君親梢生大節乾坤滿礪世英風日月新
信及豚魚讐叛將誠開金石泣胡臣含悲欲續張
巡傳須鏟天山作翠珉
余讀公感憤詩護軍碧血汚英魂一點丹心萬古
存不見偸生巾幗者也成燐火照開原又裹革會
聞馬伏波從來烈氣不消磨匈奴運數終須盡莫
唱遼東浪死歌公志定矣

侍御張公罵賊而死子深之出關復讐韓霖感而
賦詩云遼陽衂後草色枯陰風陣陣萬鬼呼中擁
繡衣者誰乎彷彿張公罵匈奴繡衣一呼萬鬼諾
我欲乘風凌碧落叩乞天閽滅醜虜功名不數麒
麟閣吁嗟肉食之謀竟如何萬餉千金委逝波阿
誰失策張公死旦晚金人又渡河憶昔遼陽城不
守張巡許遠曾何有提兵閫外公無權賊來惟有
常山口厲聲罵賊賊震驚義士休教左右兵丈夫
寧向刀頭死不願歸還牖下生此時精忠動天地

日月無光神鬼恚帝顏聞報慘不舒何以卹之廷臣議何以卹之有藐孤廷臣議之帝曰俞能讀父書者吾友金吾承廕主恩殊張子少年游俠客壯志由來耻巾幗報讐況兼君與父肯負匣中水三尺我亦上書北走燕擊筑悲歌易水前爲余慷慨談古人張良之椎負之鞭韓生聞之髮上指荆卿朱亥亦人耳念我高堂雙髻秋不然七尺爲君死素車白馬出關門努力親讐兼主恩先公神氣歸天上凱還不必賦招魂

卷十二終

仕國人文後跋

以寰宇之大視晉城狹以三代之隆論晉則大矣說者謂漢以前西北之氣合代不乏人故三聖起而五臣相焉夫晉以平陽勝平陽以洪洞勝洪洞以師岡勝子埜舊里也土厚民淳北二里曰范村晉六卿范氏食邑燿昆其後裔耶燿昆少負奇氣有良史才數上晉闈不登賢書房師何仲暘太息久之自是不屑經生技窮搜諸千百家發其蘊而抉其精片語出輒警人恒曰人品不盡在科目明

經豈無賢豪文章不盡在翰苑山林亦有名筆茲
人文一録録眞品也垂棘一編編眞文也金自寓
云生平著述甚富乙巳倅德郡先梓仕國人文十
餘卷叙事核博不讓司馬氏且出獨斷而賛之亦
其蘭味校契千秋合權成此一方文獻逞燿昆應
息弁門學使文太青公大加稱賞携長安晉中鄉
先生慫慂賛成是書出後之君子仰高山思效法
有芳躅在燿昆功于晉不細矣
崇禎庚午之歳　　同邑社交天台劉承寵謹跋